

菊坡叢話

菊坡叢話卷之十一

臨川單宇編集

致政耆壽類

唐明皇賀知章年八十六卧病上表乞為道士還鄉上許之
捨宅為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水一曲詔令供帳東門
百官祖餞御製賜詩云遺榮期入道辭老競抽簪豈不惜
賢達其如高尚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
羣英悵別深此詩會稽有石刻

姚鵠送賀知章入道詩云若非堯運及垂衣肯許巢田脫俗
機太液始同黃鶴下仙鄉已駕白雲歸還披舊褐辭金殿

却捧玄珠向翠微
羈束慚無仙藥分
隨車空有夢魂飛
方云第六句出於不測可取也

羅正之送致政太師文潞公詩云曾將故老較量看五福如
公信是難潞國封來多有歲太師以上更無官應留妙筭
安神噐必得人才薦將壇他日宋家青史上始終臣節雪
霜寒羅適天台人五首取一尚有具州陰德即仙資一句
佳

鄭毅夫送程公闢給事自青州致政歸吳中詩云青瑣仙人
解玉符秋風一夜蒲江湖曾歌郢水非凡曲未得旌頭負
壯圖終日望君天欲盡平生知我世應無扁舟應約九宮
保瀟灑蓮涇二丈夫公昔使北虜憤然屢抑虜人採蓮涇

在蘇州南園後

韓魏公初會畫錦堂詩云重向高堂舉宴杯四年牽強北門
回故園風物都如舊多病襟懷逐一開白髮恥誇金絡騎
綠陰欣滿鐵梁臺因思前彥歸榮者未有三曾畫錦來再
題云爲郡偏榮畫錦歸再容鄉任古來稀鄙人祇駭新章
貴仙表誰瞻舊鶴飛泱境士民增慰悅一軒風物起光輝
鏐詩又志君恩重鼎鑊捐軀報亦微公初有古詩不以快
恩讎矜名譽爲然見諸歐陽公記中此熙寧初元自長安
再領鄉郡時後改鎮北門得請歸判相州凡三衣錦云
蘇子由送青州簽判俞退翁致仕還湖州詩云不作清時言
事官海邦那復久盤桓早依蓮社塵緣少新就草堂歸計

安富貴暫時朝露過江山故國水精寒宦遊從此知多事
收取撈伽靜處看吳興俞汝尚以御史召力辭不允竟歸
子由為齊州記室此作送之第五句虛說第六句乃實事
自然高妙

尤遂初送提舉楊太監解組西歸詩云征轅已動不容攀回
首棠陰蔽芾間為郡不知歌舞樂憂民羸得鬢毛斑澄清
未展須持節注想方深更賜環從此相思隔烟水夢魂飛
不到螺山有三首此第二也楊萬里知常州蒲除嶺東提
舉尤延之家君作此詩送之首篇有云歸裝見說渾無物
添得新詩數百篇即荆溪集也

呂頤浩丞相退老堂諸公作詩次韻張全真參政詩云東郊

卜築傍溪流。齒齒香中繫。小舟脫去簪紳歸。畎畝悟來漁
釣勝。公侯青雲舊好何妨厚。白雪新詩為寵留。又指湘潭
問行路。一堂風月阻同遊。○次韻李泰叔詩云東郊半隱
遶群峯。門外鶴之一水通。再歲依樓欣有幸。十年遭際嘆
無功。閑心不厭耕南畝。清夢猶思殄北戎。看取中原恢復
後。麒麟圖畫首虜公。○次韻蔡叔厚詩云心存魏闕豈能
忘。揣分非才合退藏。此日燕休難報國。平生艱阻憶垂堂。
枕戈每歎身先老。覽鏡常嗟貌不揚。每羨蓬廬聊偃息。會
須恢復返吾鄉。此次韻詩堂揚二字俱和。倒末句又見得
宰相用心。

陸放翁致仕述懷二詩其一彈冠紹興末解組慶元中滬瀕

危途過邯鄲幻境空閑傳相牛法醉喚聞鷄翁衝雨歸來
晚山花滿筵紅其二韋布還初服蓬蒿卧故廬所慙猶欠
食更恨未巢居叱之驅黃犢行之跨白驢交親各強健不
必問何如

白樂天喜罷郡詩云五年兩郡亦堪嗟偷出遊山走看花自
此光陰為已有從前日月屬官家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
休聞報坐衙睡到午時歡到夜迴看官職是泥沙久困仕
宦方知此詩之妙樂天真樂天者哉

自警編云詩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
然鮮有踐其言者故靈徹荅常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
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

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
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肯須臾忘
情於軒冕耶張乖崖在蜀有一幕官不為乖崖所禮遂獻
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
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
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此寂勇決予嘗於驛壁間見
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
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
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宋朝大官最享高年者三人曰退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
少保趙公鼎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

佐至八十二杜祁公銜至八十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
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退傳曰
青雲岐路游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青幽雜記
唐九老圖白樂天元和中對策乙等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
久之為主客郎中知制誥晚年放意詩酒居東都履道里
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香山居
士結九老會胡杲年八十九吉叟年八十八劉真年八十
七鄭晦年八十五盧真年八十三張渾年七十七居易年
七十七序曰於東都履道坊合盛德之會七老相顧既醉
且歡靜而思之此會稀有因各賦七言韻詩一首以記之
樂天詩云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紵朱垂白隨囊裏無金

莫嗟笑舊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壯飲到三盃氣
且龍我鬼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邁二疏
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
後有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僧如滿年九十五
皆年之尤高者也亦來斯會樂天贈之詩云雪作鬚眉雲
作衣遠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尤希有何況今逢軻令
威胡杲詩云閑居同舍此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羣霜鬢不
嫌盃酒興白頭仍愛玉爐熏徘徊玩柳心猶健老大看花
意却勤盤洛酒斟拚醅酌香醞高桂任氤氳盧真詩云先
時共作三朝貴今日猶逢九老翁但願綠醅常滿酌煙霞
萬里會應同

昨陽五老杜衍字世昌慶曆中大拜時稱清白宰相封祁國
公至和中退居睢陽與馮平王煥畢世長朱貫咸以耆德
桂冠優游桑梓暇日宴集為五老會賦詩酬唱錢明逸為
序云蹈榮名而保終吉却貴勢而躋遐耆白首一節人生
所難杜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挂冠天地
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桓花朝月夕隨時樂雪髮霜
髯滿坐寒若也睢陽為故事何妨列向畫圖看馮和云醉
遊春園煙霞煖吟聽秋潭水石寒畢詩云篇章捧和慙風
雅眷待優隆荷歲寒朱貫詩云各還朝政遇堯年鶴髮俱
宜頂道冠乍到林泉能放曠全拋簪紱尚盤桓云云歐陽
永叔借觀五老圖次韻云脫遺軒冕就安閑笑傲丘園縱

倒冠白髮憂民雖種々丹心許國尚桓々鴻冥得路高難
慕松老無風韻自寒閒說優游多倡和新篇何惜盡傳者
文潞公耆英會詩云九老舊賢形繪事元豐今勝會昌春
有素髮昏時彥揮麈清談盡席珍染翰不停詩思健飛觴
無筭酒行頻蘭亭雅集誇脩禊洛社英游賞亭賓自愧空
疎陪几杖更容欵密奉簪紳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

第二人

洛社耆英會文彥博潞公元豐九年留守東都年七十七時
富韓公年七十九致仕在里第二公弼亮三朝爲國元老
與席司封汝言王尚恭趙南正劉几馮行已堯建中王不
疑王拱辰張昌言司馬光張壽十三人爲耆英會於韓公

之第買酒相樂圖于妙覺僧舍洛陽多名園古剎水竹林
泉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洛陽太平盛事也諸公
皆有詩溫公詩曰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
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云下筋只將
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作主人路公請
老致仕後再起平章軍國重事制書云呂望惟賢起佐文
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為孺子之師繼而請老復以太師致
仕年九十二壽獨高於諸公富公八十詩云西洛古帝鄉
衣冠走集地大尹吾舊相曠懷輕富貴云云趙丙詩云新
春鼎茗燕英髦主禮雍容下庶僚二相比肩官一品十人
華髮仕三朝星階並列瞻台曜樽酒時行把斗杓東顧庸

夫取無狀也將顏面赴嘉招劉几詩有云偶以暮年陪盛
宴喜將白髮照青春年七十五獨行已詩云自愧櫟樗非
遠器誰知齒髮亦遐年詩多不錄○文公又與程珣司馬
且席汝言作同甲會

司馬溫公名光字君實招諸公于南園為真率會作詩曰榆
錢零亂柳花飛枝上紅英漸々稀莫戲街盃不虛日須知
共力惜春暉真率春來頻宴聚不遑東里即西家小園容
易邀佳客饌具雖無亦有花本集云三月二十六日作真
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王安之七十七歲楚正叔七
十四歲王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
百一十五歲溫公再用前韻成詩云七人五百有餘歲同

醉花前今古稀走馬聞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暉經春
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教人
笑蒲頭花真率會約曰一序齒不序官一為具務簡素一
朝夕食不過五味一菜菓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一酒
巡無筭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
菜羹不禁一召客共作一簡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或
因事分簡者聽一會日早赴不待促一違約者每事罰一

巨觥

四月日押

陸放翁八十三吟詩曰石帆山下白頭人八十三回見早春
自愛安閑忘寂寞天將強健報清貧枯桐已愛寧求識敝
帚當捐却自珍桑榆家風君勿笑他年猶得作茶神又戲

遣老懷詩云平生碌々本無奇況是年垂九十時阿囀畧
如郎罷意稚孫能伴太翁嬉花前騎竹強名馬階下埋盆
便作池一笑不妨閑過日嘆衰憂死却成癡

生日吳叔經代人上黃叻叟太夫人壽乃三月十四日也其
詞曰天邊將滿一輪月世上還鍾百歲人識者謂若十三
日亦使得不若云猶欠一分方見得十四日也嘗見樂人
聖壽致語初用老子長上古而不老對董舒歷萬世以無
弊固以云好然不老二字乃是語忌豈若詩人婉其辭云
永錫難老多少委曲和緩又如天子萬年如南山之壽俾
爾壽而臧皆曲盡祝壽之意也封人祝堯能如許乎

伊川生日致齋恭肅不事飲燕歌樂蓋念劬勞之力今人誕

辰極意歡娛其詩詞多用律呂體狀其月冀英形容其日
然冀英若在月半前則日長一葉乃是增數為美若在月
半後則日凋一葉乃是減數實為語忌焉可使也用事當
嚴又要脫俗方是作家且如八月十六日生辰有人作歌
曰昨夜萬家齊笑語祝君千歲共團圓又如一僧上秦師
垣壽曰不祝公兮猶與松椿松老大無不空不祝公兮鶴
與龜鶴龜汨沒徒雲泥祝君願作天上月歲々年年常皎
潔錦城初動五更鍾引領衆星朝北闕秦公大沈

叢話

樂城公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詞祝公生日言及濟川
公以非其志也乃和其詞云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堂

兒孫奉憂患已空腹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共人間天上隨他送

來誠遺言

元豐初宦者王紳劾王建宮詞百首進之頗有意思其太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實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寶慈太后宮名也又太后幸景靈宮駕前露面雙童女詩曰平明綵仗幸琳宮景府仙童下九重整頓瓏璚時駐馬畫工闌地貌真容

溫公

詩話

程滄洲壽後溪劉侍郎詩云朱顏白髮炯雙瞳一念平生造物通內閣圖書真學士西園几杖老仙翁木公金母人間

現桂子桐孫壽籍同遙想綵衣圖四世後溪無日不春風
怡軒壽母詩云又見梅粧碧玉枝弟兄相聚著萊衣西方佛
慶明朝誕南極星騰壽日輝百歲阿嬈開九袞兩房孫子
戲重闌年々得侍高堂醉坐對天花散漫飛

壽詞樂府辛稼軒壽趙茂中郎中時以置廣濟倉賑濟除直
秘閣沁園春云甲子相高亥首曾疑絳縣老人看長身玉
立鶴般風度方頤鬚磔虎樣精神文爛卿雲詩凌鮑謝筆
勢巖々更右軍渾餘事羨仙都夢覺金闕名存門前父老
欣々換奎閣新褒詔語溫記他年帷幄須依日月只今劍
履快上星辰人道陰功天教多壽看到貂蟬七葉孫君家
裏是幾枝丹桂幾樹靈椿

又呈茂中賑濟事蒲江紅云我對君侯長怪見兩眉陰德更
長夢玉皇金闕姓名仙籍舊歲炊烟渾欲斷被公扶起千
人活箒曾中除却五車書都無物溪左右山南北花遠近
雲朝夕看風流杖屨蒼髯如戟種柳已成陶令宅散花更
蒲維摩室勸人間更住五千年如金石

趙龍圖自詠念奴嬌云吾今老矣好歸來了取青山活計甲
子一周餘半紀詣盡人間物理婚嫁隨緣田園粗給知足
生慚愧心田安逸自然綽有餘地還是初度來臨焉巾野
服不減貂蟬貴門外烟波風浪惡我已收心無累弟勸兄
酬兒歌女舞樂得醺々醉蒲堂一笑大家百二十歲

辛稼軒壽人七十感皇恩云七十七古來稀人之都道不是陰

功怎生到松姿雖瘦偏柰雲寒霜冷看君雙鬢底青々好
接雪初晴庭闈嬉笑一醉何妨玉壺倒從今康健不用靈
丹仙草更有一百歲仍難老

又感皇恩夢媼母七十云七十古來稀未為稀有須是榮華
更長久蒲床袍笏羅列兒孫新婦精神渾似箇西王母遙
想畫堂兩行紅袖妙舞清歌擁前後大男小女逐箇出來
為壽一箇一百歲一盃酒

最高樓詞壽洪內翰七十云金閨老眉壽正如川七十且華
筵樂天詩句香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問何如歌筵雍舞
婢嬀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公方入相留盛事看
明年直須腰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蟬向人間長富貴

地行仙

鵲橋仙慶人八十云朱顏華酒方瞳點漆閑傍松間荷杖不
須更展畫圖看自是箇壽星模樣今朝盛事一杯深勸更
把新詞齊唱人間八十最風流長貼在兒々額上

品令慶族姑八十未索能語云更休說便是箇住世觀音菩
薩甚今年容貌八十歲見底道才十八莫獻壽星香燭莫
祝靈椿龜鶴只消得把筆輕輕去十字上添一撇

張孝祥帥潭口壽黃倅母淑人木蘭花詞云慈闈生日見說
今年々九十戲綵盈門大底孩兒七箇孫人間盛事只這
一般難得似願我雙親都似君家太淑人

鵲鵲天二闕云九十五吾家兩壽星今夫人塞昔夫人百年轉

新開袞十月循環小有春生日到轉精神目光如鏡步
如雲年々長侍華堂宴子之孫之孫又孫

壽母開年九十三佳辰就養大江南綈屏晃耀新寧國綉斧
爛班老樸庵傾玉笋擎黃柑兩孫垂綬碧於藍便當刊頌
崆峒嶺留與千年作美談

又慶母夫人同前調云帝里風光別是天花如錦綉柳如烟
還逢令節春三二又慶慈闈歲八千斟壽筭列長筵子孫
何以詠高年各裒千首西湖什一獲生朝獻一篇

樸庵知平江日壽母感皇恩云覓得箇州兒稍供綵戲多謝
天公為排脩一輪明月醺作清醺滋味傾入壽杯裏何妨
醉我月祿書呈母年萬計八十三那裏證便和兒筭恰一

百四十地這九千餘歲長隨侍

劉隨如壽趙路分八十感皇恩云八十最風流那誰不喜況
是精神可人意太公當日未必榮華如此兒孫列兩行榮
衣戲好景良辰滿堂和氣唱箇新詞管教美願同彭祖尚
有八百來歲十分才一分那裏暨

此詞用那底暨三字

盡本來伯可之詞

王介甫壽曾公詩云翊戴三朝冕有蟬歸榮今作地行仙
且開京洛蕭何第未泛江湖萬里船老景已憐周呂尚慶
門方似漢韋賢一觴豈足為公壽願賦長鯨吸百川

予觀方萬里選詩有云如生日詩多諛詞不如人意故皆畧
之予近觀元人壽詩却多佳者今錄數首于后以備采覽

云趙孟頫壽平章李韓公詩云瑞鍾光岳應時需日上天
衢手自扶八表同風開壽域五雲異彩映台符經綸至治
歸賢相陶冶斯文屬大儒為國白頭身未老掌中行見有
明珠○壽王趙公八十詩云儒仙弭節下蓬瀛燕處超然
鶴骨清周室龍韜師尚父漢庭鴻杖賜桓榮中州大國封
全趙東閣賢良位列卿白髮同僚欣盛事年々來此慶長
生

傅若金壽王左丞詩云南極諸星映赤霄東風二月消青
條焚香鳳閣春開宴鳴玉龍蹕午散朝但使經綸齊授契
不勞服食慕松喬日長自度昇平曲閑聽雲間合力詔○
楊載壽饒國公詩云可樂無如父母全既賢既貴又長年

金壺賜出青雲上玉佩朝辭白日遠
楚木論春猶五百蟠
桃梅壽必三千似聞黃綺歸來後
長向山中作隱仙
王仕熙壽劉邢公詩云詔下金盞第一
聽春風湛露燕趨
庭嘉辰又紱蒼龍角仙侶同驂白鶴
翎衛武高年猶入相
常賢老日只傳經崆峒別有長生訣
杖几凝香酒半醒
張翥壽年齋傳左丞詩云六朝名德
仰魏之未許家園久
息機霖雨帝方思汝作衮衣人更望
公歸南山一柱孺中
土左轄三星近太微欲向賓筵頌
眉壽寸心遙與白雲飛
○薛漢壽承旨張疇齋詩云鍾王書
法得精微每日霜毫
不厭揮相業曲江金鑑錄幽懷西
塞綠簑衣蟠桃開日三
千歲古柏參天四十圍應與赤松
相伴約他年名遂早知

幾此詩用張氏故事又是一體金鑑錄張九齡事綠箋衣
張志和事

菊坡叢話卷之十一

菊坡叢話卷之十三

釋梵類

方虛谷曰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釋氏之熾於中國久矣士大夫靡然從之適其居友其徒或樂其說且深好之而研其所謂學此一流也詩家者流又能精述其趣味之奧使人玩之而不能釋亦豈可謂無補於身心者哉予今取其所選律詩并其論說以備僧釋之吟料云

王勃遊梵宇三覺寺詩云杏閣接青磴瑤臺控紫岑葉齊山路狹花積野壇深蘿幌栖裨影松門照梵音邊忻陪妙躅延賞滌煩襟方云四十字無一不工豈減沈佺期宋之問哉裴儉以器識一語少王楊盧駱彼專以富貴骨相取人

而文之以器識之說吾未見裴之合於四子也。賈王微武氏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氣蓋萬古雖敗死何傷或謂亡命爲僧亦未必然此詩前六句叙景後二句以情致繳之

駱賓王靈隱寺詩云鶯嶺鬱蒼蒼龍宮隱寂寥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剡水引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複對滌煩翳會入天台裏看予渡石橋方云唐史言宋之問詩比於沈庾精密又加靡麗蓋律體之祖也或謂此詩之問首吟二句禪榻老僧還續數聯實駱賓王逃難削髮在寺爲之予著名僧詩話已詳其說兩存之可也

石林詩話亦載

其事其辭

妙合寄無可上人詩云十二門中寺詩僧寺獨幽多年松色
別後夜聲聲秋見世慮皆盡來生事更脩終須執瓶鉢相
逐入牛頭方云見世慮皆盡固人之所難來生事更脩此
理恐不然也此詩却自可觀牛頭寺名

周賀入靜隱寺途中詩云亂雲迷遠寺入路認青松為道緣
巢影僧鞋印雪蹤草烟連野燒溪霧隔霜鍾更遇樵人問
猶言過數峯賀與賈島本皆僧也故僧寺詩多著題為道
之行不曰緣樹影而曰緣巢影所以為佳五六微冗尾句
則又妙矣他如送禪僧云坐禪幽店瞋補衲夜燈微又如
夏高移坐次齋身疾色濃講次樹生枝皆是僧家滋味俗

人所難道者改書之

僧廣宣爲幸天長寺應制詩云天界宜春賞禪門不掩閑宸
遊雙闕外僧引百花間車馬喧長路烟雲淨遠山觀空復
觀俗皇鑑此中閑唐中貴人多引僧爲內供奉寫字吟詩
俾之應制憲宗時居紅樓院韓昌黎集有廣宣上人頻見
訪詩豈惡其數耶○韓文公詩云三百六旬長擾々不衝
風雨即塵埃久爲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
年何所得吟詩竟日不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紫窓前
有幾堆方云老杜詩無人敢議穿花蛺蝶深々見點水蜻
蜓欵々飛程夫子以爲不然自齊梁陳隋以來專於風花
雪月草木禽魚組織繪畫無一句淡雅至唐猶未盡革而

晚唐詩料於琴棋僧鶴茶酒竹石等物無一篇不犯昌黎
大手筆也此詩枯稿平淡不用事不狀景不泥物是可以
非詩訾之乎此體惟后山有之趙昌父有之學者不可不
知也

王荊公留榮上人詩云道人傳業自天台千里脩然赴感來
梵行沙毗為外護法筵靈曜得重開已能為我遷神足便
可隨方長聖胎肯顧北山如慧約與公西崦斲莓苔○毗
沙門天王那吒太子護法神也靈曜寺梁武所建○佛足
去地四指金光明經有神足語○長養聖胎智封禪師及
馬祖並有此語○慧約婁法師也○此詩工蜜已甚

饒德操撫州士人能詩嘗客從曾布議不合去而落髮法名

如壁道貌倚松老人江西詩派有荅呂居仁詩云向來相
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
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雙頰紅好貸夜牕三
十刻胡床趺坐究幡風呂居仁寄詩云故人瓶錫各西東
吾道從來異北空病去漸於文字懶南來猶覺歲時公江
田夜雨千岩黑霜著高林萬樹紅政好還家君未肯莫教
慚愧北窓風居仁以此凡六首酒如震澤三江綠詩似笑
渠五月紅雙鬢共期他日白千花猶是去年紅銀盃久持
浮太白桃花且著舒小紅皆脫洒圓活

李泌字長源唐肅宗召至賜金紫拜司馬賊平隱衡山給三
品祿賜隱士服後居洛與僧圓澤契嘗約遊青城峨眉山

泌欲舟行澤欲步往泌具舟強之中路見一婦人汲水澤
曰此婦孕三年矣吾當為之子所以不欲舟行今無可逃
矣以三日洗兒一笑為約後十二年於杭州天竺一見為
信是夕澤卒李三日往其家問之果得兒相見一笑後十
年赴杭月下泊舟岸下聞葛洪川畔有人乘牛扣角歌曰
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
身須是性長存泌曰澤公健否澤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
未盡慎勿相見又作詩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
斷腸吳越山川遊已徧却迴烟棹上瞿塘大曆九年也

王丞相好諧謔一日與沙門論道因曰投老欲依僧有客遽
對曰急則抱佛脚王曰投老欲依僧是古一句客亦曰急

則抱佛脚是俗諺全語若上去按下去脚豈不的對也同
宋朝浮屠以詩名者九人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傳其一曰惠
崇有詩曰馬放降來地鷄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月
在海門西其佳句皆類此有進士許洞者善辭章俊逸之
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帋約曰不得犯山水風雲竹
石花草霜雪星月禽鳥之類於是僧皆閉筆洞咸平三年
進士及第時無名子嘲之曰張康惲裏虱許洞閑裝妻是
也 六一詩話

天聖中詔營浮圖姜遵在永興毀漢唐碑之堅好者以代磚
甃有一縣尉投書具言不可至于叩頭流血遵以其故沮
朝命按罷之自是人不敢言遵得進用何斯舉詩云長安

古碑用樂石蠶尾銀鈎擅精密缺訛橫道已足哀況復鑄
裁代甄鸞有如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衣吁可惜斯舉黃州
人少年識子瞻初名頊字頡之黃魯直極重之改字斯舉
又作黃綿襖子歌其序曰正月大雪十日不已旣晴見日
里人賀曰黃綿襖子出矣

洛中有一僧開堂說法司馬君實夜過邵堯夫云聞富彥國
呂晦叔欲往聽此甚不可但晦叔貪佛已不可勸人亦不
恠如何勸得彥國堯夫曰今日已暮矣姑任之二人果偕
往後月餘彥國招數客共飯堯夫在焉因問君國曰主上
以裴晉公之禮起公何不應命又聞三遣使公皆卧內
見之彥國曰衰病如此其能起否堯夫曰上三命公不起

一僧開堂以片紙見呼即出恐亦未是彥國曰弼亦不曾
思量至此

歐陽景好交沙門有僧金盞者來求作書與玉峯長老于其
舉保歐乃作一絕句封與之云金盞求與玉峯書金玉相
承價陪殊到底不閑藤蔓事胡芦自去纏胡芦

夷堅志

王建貽小尼師詩云新剃青頭髮生來未掃眉身輕禮拜穩
心慢記經遲喚起猶侵曉催齋已過時春晴階下立私地
弄花枝方萬里云藝悔已甚人家好兒女何為落髮於尼
寺也

唐以前寺僧有疾病者未有安養之所唐末一山寺有僧卧
病自題其戶曰旣有思鄉淚門無問疾人塵埋床下覆風

動梁頭巾適有部使者過其寺見其題而憫之邀至墳庵
療治其後部使貴顯因言於朝遂令天下寺院置延壽寮
專安養病僧也

唐詩僧為時所稱者甚多然詩皆不傳如經來白馬寺僧到
赤烏年數聯僅見文士所錄而已陵遲至貫休齊己之徒
無足言矣中間惟皎然最為傑出其詩十卷獨全亦無甚
過人者近世僧學詩者皆拾掇模倣士大夫之所殘棄自
作一種體格世俗謂之酸餽氣子瞻有贈惠通詩云語帶
烟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嘗與人曰頗解蔬筍語否
為無酸餽氣也聞者無不皆笑

石林詩話

俞紫芝字秀老揚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圖心法所至脩

然工詩王荊公居鍾山愛其往來每見於詩所謂公詩何
以解人愁初日芙蓉映碧流未怕元劉妨獨步不妨陶謝
與同遊者是也秀老曾有夜深童子喚不起猛虎一聲山
月高之句尤為荊公所賞亟和云新詩比舊仍增價若許
追攀莫太高秀老卒於元祐初惜不得與林和靖名於隱
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譔曉音律能歌荊公亦
喜之晚年作漁家傲等樂府每山行使澹歌之然澹使酒
好罵不若秀老之介靜一日見公云吾欲去為浮屠但貧
無錢置祠部爾公欣然為置祠部澹約日祝髮並期寂無
音耗公問之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為公所贈祠部已送
酒家償債矣公為之大笑黃魯直嘗作三詩贈澹其一云

客夢起超然去髮脫塵冠平明視青鏡正爾良獨難蓋述

荆公事也

石林詩話

杜荀鶴有贈僧一詩云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灯
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摠輸僧蒙齋蔡正孫云動靜
勞佚係乎人之一心身靜而心役形佚而神疲僧俗之相
去不遠也此詩世之田夫野叟樵童牧豎皆能誦之可謂
造理而有味者惜乎縑流之不能自覺耳

詩林

東坡善以文章為戲嘗遊西湖善妓者琴操一日謂之曰我
作長老爾來叅禪琴問曰何謂湖中景坡曰落霞與孤鶩
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又問何謂人中景坡曰裙拖六幅
瀟湘水髻掃吳山一段雲又問何謂景中人坡曰隨他楊

學士驚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坡云門前冷落鞍馬稀
老大孀作商人婦琴大悟遂落髮為尼 玉臺新話

歌妓為尼後又還俗吳融作詩曰柳眉梅月倩粧新笑脫袈
沙得舊身三峽却為行雨客九天曾是散花人空門付與
悠々夢寶帳迎迴暗々春寄語江南除老客一生長短託
清塵此詩三四止是體貼五六方有形容盡其味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之詣一僧寺僧不
識之人言其名亦不省故作詩云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枝
仙桂一時芳山僧都不知名姓始覺空門興味長因為之
語曰毀譽但能驕本等利害但能動適用 同上

見大傳迫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事戒家人勿請謁其

夫人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
詩曰鍊鑛成金得寶珍鍊情成性合天真相逢此理交談
者千百人中無一人

同上

沙門惠崇能詩有劍靜龍歸匣旗剛虎繞竿之句其尤自負
者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譏其犯古作詩嘲之
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
古人詩句犯師兄又進士潘閬戲謂崇師曰爾當有獄事
吾昨夜夢爾拜我爾當歸俗耶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耳
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無詣沙門島耶其
敏捷若此

春明退朝錄

陸象山論太極之說不明朱文公曰某見延平因論象山之

學子靜說話當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
那不說破處他所不說破處便是禪鶻鶻綉出從君看莫
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

言行錄

柳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云真源了無取妄迹世所逐
微言莫可冥繕性何由執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
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雜言說悟悅心自足詩眼云子
厚詩尤深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
漸知之余嘗問人云柳詩何好荅曰大抵皆好又問君愛
何處荅云無不愛者便知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
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
處向因讀子厚晨詣超師院一詩至誠潔清之意參然在

前其首四句蓋謂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熏修此外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又遠過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語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余家舊有大松偶見露洗而霧披真如洗沐未乾染以翠色然後知此語能傳造化之妙至末句則又言因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立意遺詞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

詩林

孟浩然宿業師山房期丁鳳進士不至詩云夕陽度西嶺群壑忽已暝松月生夜涼石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栖初定之子期不來携琴候蘿徑呂氏童蒙訓云浩然詩云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郡始見香爐峯但詳

看此等語自然高遠如此詩亦可以爲高遠者也后山詩
話云東坡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才
料耳

孟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
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
忽到龐公栖隱處岩扉松徑長寂寥唯有幽人自來去胡
茗溪云浩然此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
不若岑參巴南舟中即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
一聯語簡而意盡優於孟也

白樂天書天竺寺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
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峯雲起北峯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

界鍾清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挂子落紛々東坡
云予壬十二時先君自惠州爲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
樂天親書詩筆勢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來訪
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存耳故坡嘗有詩云香山居士留遺
迹天竺神師有故家空詠連珠吟疊壁已已飛鳥失驚蛇
林深野挂寒無子雨淹山簷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夢天
涯流落淚橫斜蓋爲是也詩注云白樂天以刑部尚書致
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士宣宗吊樂天
詩云綴玉連珠三十年誰教真路作詩仙與懷素草書如
飛鳥出林驚蛇入草故坡有連珠驚蛇之句

饒節德操撫州人祝髮名如璧號倚松道人住鄧州香嚴寺

有一僕曰詹榮亦撫人臂携之以行一日因打木魚先悟
道作頌云木魚元來無肚腸聲々喚我出鑊湯佛法元來
無多子王婆頭上戴丁香蓬亦祝髮名如珪云壁反於其
僕勉有省

曾莊齋云德操嘗爲予家丞相館客甚爲丞相內相兄弟所
知德操有高節而又能文其才在謝無逸諸公之上晚年
住香嚴丞相之壻陳成季持節京西德操以詩贈之云兩
公待我以國士是時公亦同在門今日江頭看使節令人
淚濕漢江雲又寄無逸詩云雲山底處誰投老文史它年
不察窮富貴可求吾亦懶眼看餘子化王公其有負亦不
淺矣

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
主故常其二為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
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
序予嘗戲謂其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
同如波漂瓠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
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
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衆流句若有
解此當與渠同參 石林

晉魏間詩尚未知聲律對偶然陸雲相譁之詞所謂日下荀
鳴鶴雲間陸士龍者乃指為的對至如四海習鑿鑿彌天
釋道安之類不一乃知此體出於自然不待沈約而後能

也舊不解四海弥天為何等語因讀慧皎高僧傳載鑿齒
與安書云夫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弥天之雲也弘淵源而
潤八極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語以為戲耳始晉初為佛
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閼從支謙學故為支也遁
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為師請以釋命氏遂為制則釋道者
亦其姓也

石林詩話

饒德操為僧號倚松道人作詩有句法若學副其才情不愧
前輩尤善作銘贊古文其作佛米贊謂武將念佛以米記
數得三升也將軍念佛難於遣辭乃曰時平主聖萬國自
靖不殺而威不征而正矯々虎臣無所用命移將東南介
我佛會久聞我曹念佛三昧喑鳴叱吒化為佛聲三令五

中易為佛名一佛一米為米三升自升而斗自斗而斛念
之無窮太倉不足觀此雖柳子厚之曲折不過是矣

彦周詩話

李衛公鎮南徐甘露寺僧有戒行公贈以方竹杖出大宛國
蓋公之所寶者及公再來問杖無恙否僧曰已規圓而漆
之矣公嗟惋弥日張表臣云予因在松江攝帥幕暇日與
同僚遊甘露寺偶題近作小詞於壁間云樓橫北固盡日
厭雨歎乃數聲歌但洲渚江山煙樹寂寥風物三五過
元宵尋柳眼覓花英春色如何處落梅嗚咽吹徹江城暮
脉脉數飛鴻香歸期東風凝佇長安不見烽起夕陽間
欲斷酒初醒獨下危梯去其僧頑俗且嘖愀然謂同官曰

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寫壞了予知之戲曰近日和尚耳
明否曰背聽如舊予曰恐賢眼目亦自來不認得物事壁
間之題謾巧壞之便是甘露寺祖風也聞者大笑
珣期

鈎詩話

王半山和平甫招光法師詩云鍊師投老演真乘像却空王
爪與肱於總持門通一路以光明藏續千燈從容發口酌
摩詰澣近持心契慧能新句得公還有賴古人詩字耻無
僧方萬里云鄭谷詩四十餘首有僧字故晚唐人有詩云
詩裏無僧字不清又有曰鄭谷詩壇愛惹僧荆公之耻無
僧本此

僧替寧居天柱山詩云四野豁家庭柴門夜不扃水邊成半

偈月下殘經雖逐諸塵轉終歸一念醒未知斯旨者萬
般盡勞形方云僧家一偈四句謂之伽陀長篇六句而上
謂之祇夜此云半偈乃是吟成一聯詩也工而妙

白樂天讀禪經詩云須知諸相皆非相若住無餘却有餘言
下忘言一時了夢中說夢兩重虛空花豈得蕪求果陽焰
如何更覓魚攝動是禪易動不禪不動即如方云此
游戲三昧不可以詩律拘佛語陽焰者謂遠地日光如見
水然以對空花與夢幻泡影譬喻一同

楊元素送淳用長老歸邛州詩云曾叩禪扉喜接陪師將境
物論輪迴燈籠不滅心中火香印空殘死後灰綿邑難留
直錫駐臨邛還慶法堂開臨邛綿邑何分別無去無來無

去來方云楊繪元素綿州人號無為子楊傑字次公無為
人亦號無為子二公皆好佛學此詩三四本乎正五六且
說蹤跡未為奇被末後一句喚醒一篇精神妙不可言高
隱之說若異於吾儒然其實有此理也

菊坡叢話卷之十四

僊逸類

方萬里曰神仙之說始於燕齊恠誕而種於秦皇漢武方士不經甚矣其徒又自附於老子之書上推至於黃帝而曰黃老清淨是以無為而治世之好奇者悅之而詩人尤善談焉

劉長卿尋洪尊師不遇詩云古木無人也來尋羽客家道書堆玉案仙帔疊青霞鶴老難知歲梅寒未作花山中不相見何處覓丹砂史稱劉長卿自號五言長城秦系以偏師攻之似以系為高者今錄秦系題女道士居一詩云不餌住雲溪休丹罷藥畦杏花虛結子石髓任成泥掃地青牛

卧栽松白鶴栖共知仙女麗莫是阮郎妻方云尾句有說
話在

韓文公與竇牟常執中尋劉師不遇以同尋師三字分韻竇
得同字詩云仙客誠難訪吾人豈易同獨遊應駐景相顧
且吟風藥曉瓊枝弄齋軒粉壁空不題三五字何以達壺
公韓得尋字詩云秦客何年至仙源此地深還隨躡蹻騎
來訪馭風標院閉青霞入松高遠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
竊桃心韋得師字詩云早向逍遙境常懷汗漫期星郎同
訪道羽客杳何之物外求仙侶人間失我師不知柯爛者
何處看閭基昌黎集中無此惟竇氏聯珠集有之

白樂天詠玉真觀小女冠阿容詩云綽約小天仙生來十六

年姑山半峯雪瑤水一枝蓮晚院花留立春窓月伴眠迴
眸雖欲語阿母在傍邊方云昌黎白咽紅頰長眉青一詩
已盡女冠奇衰之能適人者理之常也出家者俗之衰也
召文人才士之悔何為乎

張司業題辟穀者詩云學得餐霞法逢人與小還身輕曾試
鶴力弱未離山無食犬猶在不耕牛自閑朝々空漱水叩
齒章堂問方云予未聞辟穀而仙去者衰世邪人以此惑
衆實微利之徒耳又贈隱者詩云先生已得道市井亦容
身救病自行藥得錢多與人問年長不定傳法又非真常
見隣家說時聞使鬼神世豈無有道之士而異人之所為
或不皆真其人或舉動詭怪此詩句々有所諷通都大邑

特見此曹也

秦系題茅山李尊師山居詩云天師百歲少如童不到山中
竟不逢洗藥每臨新瀑水步虛特上最高峯籬間五月留
殘雪座右千年陰老松此去人寰知遠近回看雲壑一重
重張司業亦有云下藥遠求新熟酒看山時上最高樓與
此暗合第五句六句亦稱之

蘇東坡云房州通判許安世以書遺予言有異人常戴三朶
花莫知其姓名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能自寫真有得之音
許欲以一本見惠乃作詩云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
謾蒸砂歸來且看一宿覺未暇遠尋三朶花兩手欲遮瓶
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盡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

家瓶雀事出楞嚴經大智度論四條蛇事實韻廬尊者語
一宿覺永嘉人有證道歌傳于世○東坡又有贈張先生
詩云孰視空堂竟不言故應知我未全天肯來傳舍人皆
說能致先生子亦賢脫羃不妨眠冀羣流漸爭看浴水川
士庶豈識桃椎妙妄意緝量未必然亦是怪異人也

賈浪仙元日女道士受籙詩云元日天新夜齋身稱淨衣數
星連斗出萬里斷雲飛霜下聲聲在月高壇影微立聽師
語了右肘繫符歸方云世間愚人而失身者莫若尼姑女
冠立聽師語右肘繫符果何所得乎昌黎獨不信如謝自
然詩及兩術講經詩必闕之

劉禹錫同白二十二贈王山人詩云愛名之世忘名客多事

之時無事身古老相傳見來久歲年雖變貌長新飛章上
達三清路受錄平交五嶽神笑聽鼗朝暮鼓只能催得
市朝人劉公詩才讀即高似他人渾若天成

王介甫登三茅山和平甫作也大茅山詩云一峯高出衆山
巔疑隔塵沙道里千俯視雲烟來不極仰攀蘿葛去無前
人間已換嘉平帝地下誰通勾曲天陳迹是非今草莽紛
紛流俗尚師仙○建康句容縣茅山初名勾曲山像形也
漢時三茅君曰茅盈茅固茅衷俱得道居此秦始皇三丁
一年更臘嘉平嘗自會稽登此山史註引太原真人茅盈
魯祖父家於華山乘雲駕鶴白日昇天謠曰神仙得者茅
初成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嘉平故始皇改是名

介甫此詩不信神仙之說○登中茅山詩云脩然杖屨出
塵鷺鷄犬無聲到次寥欲見五芝壘葉老尚攀三鶴羽翰
遙客溪路轉迷橫約仙凡風來得墮燕興罷日斜歸亦懶
更磨蒼蘚認前朝五芝見茅君傳食四節隱芝者為真卿
金闕帝君謂茅君盡食之矣三君各乘白鶴據一山頭也
容溪名仙凡山名此詩律精語妙○登小茅山詩云門
蘿路到半天窮下視淮洲杳靄中物外真游來几席人間
榮願付苓通白雲生處龍池杳明月歸時鶴馭空回首三
君誰更似子房家世有高風註云馬矢為通猪矢為苓山
以高而群仙易於接近故云物外真游來几席身登絕境
視世之榮利如糞土故云人間榮願付苓通此一韻自公

作古前此未有人用三詩皆絕妙

蘇東坡好道嘗有僧欲授以燒金之術而固辭後章聖皇帝
東封有賀元者得道不死謁於道左曰晉水部真外郎賀
元再拜徑去坡因喬全寄以詩云舊聞父老晉郎官已作
飛騰變化看聞道東家有居處願供薪水看燒丹至此又
有真好之意

蘇舜欽字子美長於歌詩與梅聖俞齊名晚號滄浪翁卒後
崔存遇於王屋山問曰世傳學士仙矣舜欽曰瀛州召我
因詠詩曰崑崙氣候四時春紫府光陰夜如曉來時不用
五雲車跨着清風下蓬島語畢遂飛去

世說

廬山道士林元卿飲酒淡肉居九天使者廟一日忽有鶴因

風飄翻朝庭林乃驚起自謂當起天召令山童捉而乘之
羽儀輕弱不勝其載去傷骨折而斃處士陳沆作詩嘲之
曰啗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
傳語麻姑借大鵬

陳捕特制紹興中嘗從諸大將爲謀議官頗好脩養之方且
自以爲得道嘗題所居曰神仙多是大羅客我比大羅超
一格乃被輕薄善謔之人續其後云行滿三千我四千功
成八百我九百可發一笑也 唐溪詩話

晏臨淄臨川人其未生時有仙人曹八百見其父曰上界有
真人當降汝家其家素貧後臨淄貴顯其季弟穎自幼警
悟章聖皇后聞其名召入禁中因令作宮沼瑞蓮賦大見

稱賞賜出身授奉禮郎穎聞之走入書室中反閱不出其
家人呼之不應乃破壁而出則已蛻去案上有紙書二小
詩其一云兄也錯到底休誇將相才世緣何日了却早
歸來其二曰江外三十里人間十八年此行誰復見一鶴
上遼天其年十八也章聖御篆神仙晏頴四字賜其家

張天覺晚年好佛重道建華嚴閣作醯醢會黃冠釋子紛々
從之陳忠肅公薤雖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及通書也至
是代書簡之曰辟殺非其道談空去自然何如勲業地無

媿是神仙

言行錄

程紫霄有道之士也有一朝士夜會終南太一觀拉程同守
庚申程作詩云不守瑛中亦不疑此心只與道相依玉皇

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 雜記

常蘇州有送宮人入道詩云捨寵求仙畏色衰辭天素面立
天塹金州擬駐千年貌寶鏡休勻八字眉師主與收珠翠
後君王看戴角冠時從來宮女多相妬聞向瑤臺搃淚垂
項斯亦有詩云願徒仙女重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戴
玉冠多誤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却進昭
陽舊賜箏旦暮焚香繞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劉後村云
項斯家有此詩常蘇州詩家最高手亦有此作與斯輩竟
何以異風俗移人如此或是常公戲效時人體備 詩林
馬自然有異行飲酒至一石不醉人有疾以雜草木揉與之
食無不瘥者自吟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經時醉卧紫金床

東君道我多情願罰向人間作酒狂又詩云何用燒丹學
駐顏閑非城市靜非山時人若覓長生藥對景無心是大
還唐廣明中於梓州上果

蘇東坡云海上道人傳以神守氣訣因作詩記之云但向起
時作還於作處收蛟龍莫放睡雷雨直須休要會無窮火
常觀未盡油夜深人散後惟有一燈留

朱文公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云予頃年經行順昌憇貧
營鋪見有題煌々靈芝一年三秀子獨何為有志不就之
語於壁間者三復其詞而說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
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
指歲月忽々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間偶讀此書并

感前事戲題絕句云鼎之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為
金丹歲晚無消息重嘆窮簷壁上詩

文集

朱文公又有和劉秀野導引詩云聞說牛刀久不更閑中應
接羨門生向來已悟戲千界今日何勞倒五行按躡有時
聊戲劇居心無物轉虛明舉觴試問同亭侶九轉工夫早
晚成按呂公詩云一粒粟中戲世界又道書云五行顛倒
術龍從火裏出引用出此

文集

梅昌言出鎮太原黃覺送詩曰五馬雍容出鎮時都人爭立
看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受聖知帳下軍容森
劒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籠古戍黃榆暗雪蒲長郊白草
衰出去暫開貔虎幕歸來須占鳳凰池發問未有一莖白

陶鑊養生固不遲梅邢自脩飭容狀偉如大喜之黃覺仕
不遂志因出郊會一道士取酒炙飲之道士以酒水寫呂
字知其為洞賓也曰明年江南見君出懷中大錢七其次
十又小錢三曰數不可益也又與藥數寸令以酒磨服之
可保一年無疾覺如其言後藥盡作詩曰來頭曆日無多
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卒

貢父詩話

姜梅山冬夜不寐詩云宵柝迢々驚睡魔靜思甘分老林坡
忍飢只有嵇康懶扣角魯無甯戚歌不起妄心思世事只
將閑意養天和時人休說長生術學着長生事轉多此詩
曠達有味

舒職方學士居靈仙觀同朝諸公各寄以詩楊文公詩云綠

髮郎潛不記年却尋丹竈味靈篇華陰學霧還成市彭澤
橫琴豈要絃曉案祇因食沆瀣夜灘誰見弄潺湲須知吏
隱金門客待乞刀圭作地仙錢思公詩云方瞳玄髮粉為
郎絳闕齊心奉紫皇徵士高懷雲在嶺騷人秋思水周堂
閑園露草開三徑靈宇華燈燭九光知有美田堪種玉幾
時春渚逐歸艎劉子儀詩云名渠仙署久雖羣抗迹丹臺
世絕倫揚子不甘朝尚白漆園終許自全真紫烟深處寫
雙舞朱髓成來鳥共伸若向雲中見鷄犬可能渾忘姓劉
人舒雅遂荅詩云清貴無過近侍臣多情猶憶舊交親金
蓮燭下裁詩句鱗角峯前寄隱淪和氣忽飄燕谷暖好風
隨起謝庭春緘箴便是山家寶留與兒孫世不貧

常蘇州寄全椒山中道士詩云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
底東荆薪歸來煮白石選持一杯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
空山何處尋行迹許彥國詩話云常蘇州此詩東坡用其
韻曰寄語庵中人空飛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
和也如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間此八字還許
人再道否東坡和常詩云一盃羅浮春遠餉採薇客遙知
獨酌罷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
人空飛本無迹坡自云羅浮山有野人相傳爲稚川之隸
也鄧道士守安嘗於庵前見其足迹長二尺許以酒一壺
依蘇州韻作詩寄之

劉禹錫玄都觀贈看花諸君子詩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

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後再遊
玄都觀詩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
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唐書本傳云禹錫坐王叔文
黨貶司馬既貶還朝宰相欲任省郎而禹錫作看花諸君
子詩語涉譏忿當路不言乃出爲播州刺史後復入爲主
客郎中役作再遊玄都觀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
植桃其盛如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惟見兔葵燕麥
動搖春風耳以詆當時權近乃益薄其行焉

韓文公示姝孫湘詩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本爲聖明除弊事豈於衰老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
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藝苑

雌黃云退之此詩余按酉陽雜俎云韓愈侍郎有跡從子
姝自江淮來年少狂率韓責之再拜謝曰某有一藝恨叔
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黃赤紫惟命也愈大
奇之遂給所需試之乃賞紫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
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每朵有詩一聯云雲
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字色分明愈大驚異後
辭歸江淮竟不顧仕段成式所載如此及觀劉斧青瑣紀
此事云湘洛魄不羈公勉之令學霽作詩獻公有解造遂
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戲之曰汝能奪造化以開花乎
湘遂聚土鑿盆良久樂盆乃碧花二朵花間有金字乃詩
一聯公未曉其意湘曰聖久方驗公後以言佛骨事貶潮

陽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憶向花
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嗟嘆久之命筆續成全篇
二說不同後東坡嘗有冬日牡丹詩云使君要見藍關詠
須倩韓郎為染根正用酉陽故事也

詩林

邢和叔尚書嘗以丹遺伊川先生先生以詩謝之云至神通
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救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
壽斯民

東萊詩話

元祐間脩上清儲祥宮成命翰林學士蘇軾作碑記坡叙事
得體且取所言與吾儒合者記之大有補於治道元符間
黨禁興遂毀其碑命學士蔡京別為之京之文類三舍舉
子經義程文耳正如唐時仆韓退之平淮西碑命段文昌

改作後人有詩曰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炙不知世有斷文昌余於儲祥宮亦云後見韓無咎云是江子載詩

唐溪詩話

不食姑張司業詩云幾年山裏住已作綠毛身護氣常希語存思自見神養龜同不食留藥任生塵要問西王母仙中第幾人方萬里云世衰道微異端作邪說肆婦人不食果何為乎始姦人也

一真姑趙師秀詩云忽然能不食飲水度中年此事知難僞令人信有仙形容無血色衣服有香烟聽說堙池路猶如在目前方云西靈學晚唐詩故題目亦倣之四人之中樂天最熟而有餘味云

陳述古因靈壽同年兄再以杞屑分惠復成小詩以代善語
詩云場屋十年長鈴齋一笑歡微言師水薤交分託金蘭
腹飽仙人杖心存姹女丹他時玉京路同繹侍宸官方萬
里云仙官有侍帝宸如世之侍中謂之侍宸官徐庶殷浩
王嘉何晏等皆為之見真誥用薤本水盂以對金蘭誠佳
而巧仙人杖姹女丹亦工侍宸之說博洽者乃通曉